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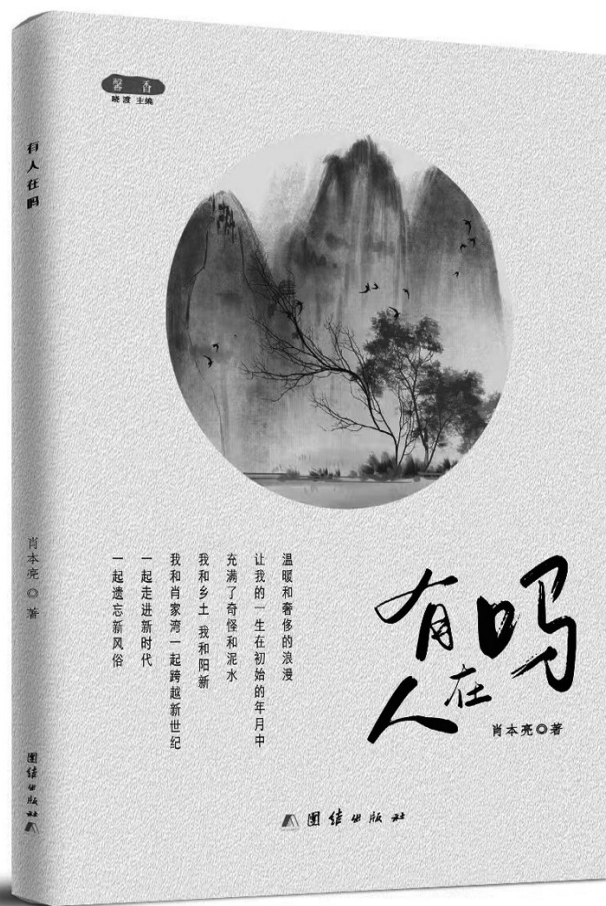
书香之城·文化乐山

边读边写

书人书事

面向过去的后退

路文彬 文图  
——读肖本亮散文集《有人在吗》



《有人在吗》封面

这是一本不足百页的散文集，单薄得令我惊诧，而在惊诧之余，不知怎的，我忽又萌生出羞涩、谦卑，甚至是踌躇的暧昧情感。称其暧昧，是因我一时竟分辨不清这究竟属于作者肖本亮的羞涩、谦卑或踌躇，还是来自于我个人的羞涩、谦卑或踌躇？想来想去，也许就是他的羞涩、谦卑或踌躇唤醒了在我内心休眠已久的这些情感吧。

曾几何时，同众多作家一样，我也是写着写着便不再那么单纯了，总以为唯有长度才能代表分量和成就，以致错把复杂当成了成熟。而事实是，成熟可以复杂，但失掉了单纯的成熟极有可能是夹生的。抑或说，成熟并不拒绝单纯。就此而言，复杂的反义词本不该是单纯。

从《战争与和平》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再到《复活》，托尔斯泰的小说是越写越短，他的年龄与作品长度成了反比，此种反比展示的正是托尔斯泰从复杂走向单纯的成熟历程。这是一个不断精简的过程，而非一个不断衰落的过程。当然，也还有鲁迅、契诃夫以及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，他们从来就没有过长度。他们的智慧超越了自己的心思，故而压根无需借助形式上的功绩来向俗世证明什么。肖本亮这本薄薄的散文集让我怀念起他们，同时亦让我得以借此反思自己的创作之路。

肖本亮是年轻的，要求其在文学表现上成熟显然为时尚早，不过好在他始终不曾有过故作成熟的企图。从一开始，肖本亮便是纯真的，如同他这本书的书名《有人在吗》，带着初来乍到的拘谨、胆怯和懵懂。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声音，那则是充满了稚气的问询，语调里回荡着期许所带来的不安。

然而，这问询更意味着肖本亮的文

学到场。它是一次出征，亦是一次探望，对此肖本亮自然满怀憧憬，只是并不势在必得。不难见出，他的这种不确定性处处渗透在了自己的文字里，即在进发与回归之间的游移。游移指向的不是肖本亮的顾虑，不是他的狐疑，游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依依不舍。

不止一次，肖本亮写到他的故土，写到他的亲人；写到根柢，仿佛故土就是用来离弃，亲人就是用来告别。但，这恰是他作为农民后代的宿命——身不由己的背叛。这样的背叛注定了肖本亮要终生保持着回忆和留恋的人生姿态，毕竟，他的心灵也在时刻背叛着自己的身体，顽强地向他表达着还乡的冲动，一如其在《乡关何处》一文中所发出的声声幽叹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，当肖本亮朝向未来挺进时，其实他一直在后退的，因为自始至终，他就是在面向着过去，背对着未来。这也是为何他的笔触总要时不时回到故土和亲人那里。他的心一刻也未曾离开，思念即是其最本质的方式。

肖本亮的背叛不失深情，他走向未来的离开乃是面向所有往事的牵挂。他的前进就是倒退，因此，他的未来和历史绝不分割。对他来说，历史就在面前，未来则在身后。他的身和心虽相互矛盾，他的脑和心却高度契合。必须承认，肖本亮用他的质朴和羞怯为我们矫正了背叛的方向，使得我们的命运同背叛终于能够达成和解。随即，我们将不必再为这背叛感到亏欠，而只需因它心怀感激、爱和祝福。

写到这里，我仍有好多话要说，但却自觉不可再说。否则，我的长篇大论就可能是一种不自量力，它定会亵渎肖本亮这本书高贵的单纯。

《有人在吗》(散文集):肖本亮/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



旧书琐忆

张玉鸽

秋日好读书 资料图片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奉薄酬

要论长相,旧书实在是不够可爱,纸页泛黄、污渍斑斑、布满灰尘,似乎连触碰都需要勇气。可即便如此,那些与之有关的回忆,却一路陪我长大。

儿时最难忘的,就是和父亲一起逛旧书摊。人声鼎沸的夜市上,只见一块蓝白相间的帆布平铺在路边,上面堆满了花花绿绿的书籍,旁边的板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两元一斤”。父亲先是绕着看一圈,再蹲下仔细挑拣,看不懂内容的我,便在一旁观察起这些旧书。有的没有书皮,直接露出里面的目录;有的中间被撕掉缺了几页;有的看似完好无损,可一捧极易散架,再细看,缝合处已藕断丝连;页面泛黄又不缺页的,算是上好的旧书了。父亲挑出几本较为完整的书,递过去一称,不过几元钱。里面也总会有属于我的一本,或是漫画集,或是儿童读本。买旧书读旧书,是平淡童年里的极大乐趣。

大学图书馆里的旧书,要比旧书摊上的有尊严许多。它们被小心地安置在书架上,分门别类地排列着。借来读的过程中,我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。记得借到《平凡的世界》,读到孙少平在报纸上看到田晓霞去世的场景,正要翻页,却看见页脚处有泪水风干后的痕迹,看来是有人读到这里时,不觉湿了眼眶。这若有若无的痕迹,是读书人之间无声的默契。有一段时间我格外迷恋刘震云的书,在图书馆里找到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手机》,看到这两本书格外破旧,封皮上污渍满满,隔几页便有被圈点涂画的痕迹,就知这些书被多番借阅。看来这书越旧,代表着越惹人爱,旧的程度也成为是否精彩的评价方式。

旧书店里的旧书,另有一番情致。我常趁着午休时间,拐进单位附近居民楼里的旧书店。里面局促狭小,但委屈不了旧书,一本本舒坦地立在书架上。它们没有规律地排列着,不像平常的书店里分类清晰,寻到感兴趣的旧书只能靠缘分。有一阵很喜欢读武则天的传记,读了很多却始终觉得不过瘾,却意外地在旧书店看到了胡戟的《武则天本传》,鲜红书皮因为岁月的侵蚀已显得暗红,让人不禁猜想它的经历。这旧气反而让书显得越发迷人起来,旧态中透露着古朴,那是旧书独有的岁月气息。

每一本旧书,都是一个故事。旧书于我,是奇妙的相遇,是一直以来的陪伴,也是独属于成长的记忆。

欢迎乐山本土作者赐稿  
电子邮箱:313487468@qq.com